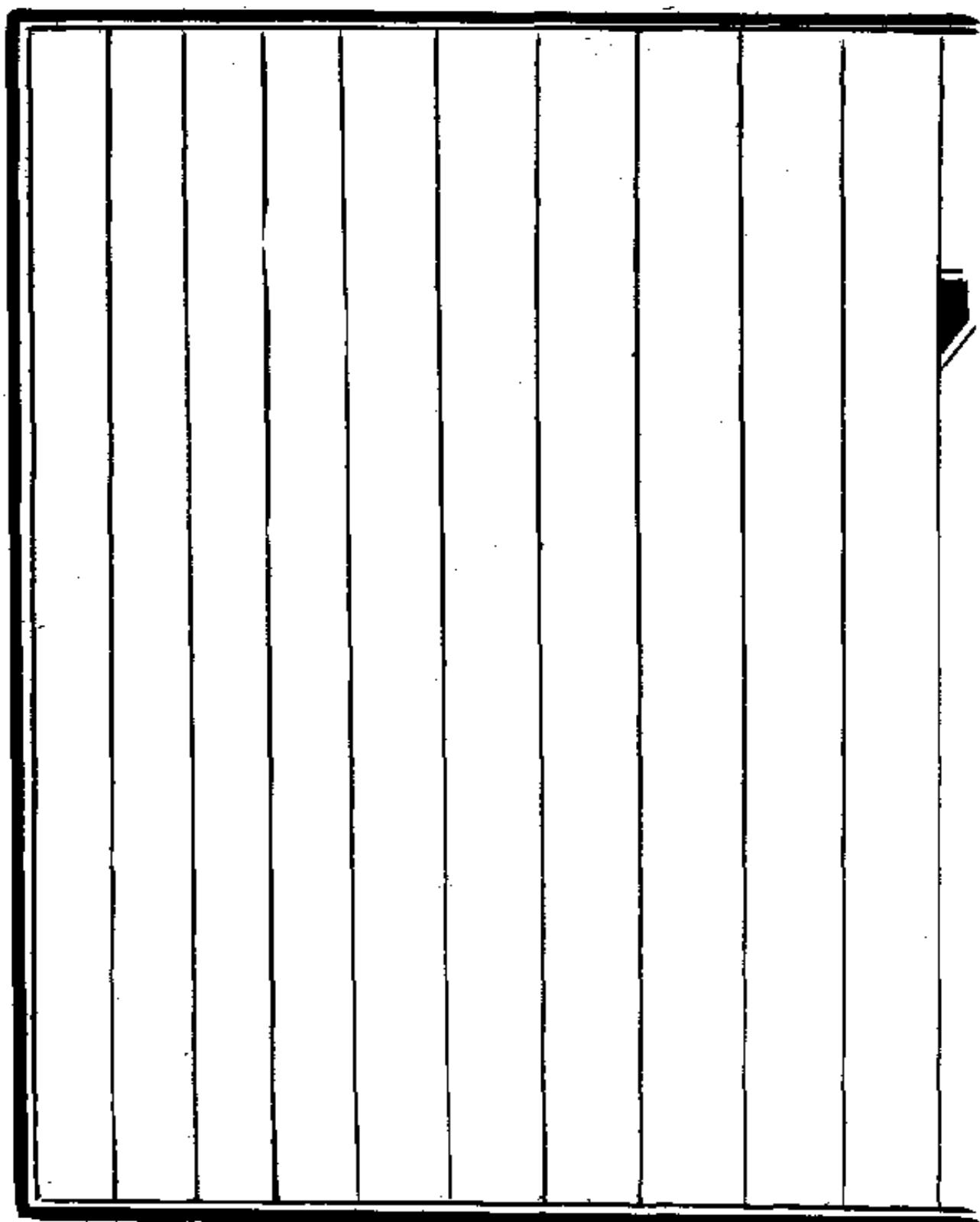


庚子之變予隨扈未及挈室避居昌平嘗孤

塞驢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既又
繫以小詩皆實錄也昔人言詩思在驢子背上予此
詩多於驢背上得之意境適與之同然京洛煙塵較
之灞橋風雪所處固不侔矣詩凡四卷以其有闋掌
故不忍割棄彙而存之即題曰驢背集戎馬倥偬之
中非敢摹前賢風雅痛定思痛亦母忘在昌之意耳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秋八月退盧自序



驢背集卷一

黃巾遺孽起山東賊上橫刀顧盼雄誰識先皇憂
寇難周堪一疏上留中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山東義和拳大起義和拳即八卦教匪與白蓮教異派同源匪首邵文生商邱人倡亂乾隆中葉旋被執誅死嘉慶時再熾由河南擾及曹州給事中周廷森發其事朝命那彥成討平之盡滅其黨懲為例禁自西人入中國傳教良懦多受欺凌拳匪因民之勿

患也遂劫眾以叛聲言保清滅洋不傷害良民
端郡王載漪首先崇信京朝官不學無術鮮有
練習故事執祖法以爭者

海外燃灰民黨眾夢中折翼帝星孤晉家骨肉參商
甚早兆中原亂五胡

戊戌之變康有為逃竄海外造為誣罔之詞指
片言聞謗煽南洋各島華商集贊數十萬力保
皇會以圖後舉

康黨事敗始立大阿哥大阿哥立載漪漸執朝

權自是國勢趨重東宮徐桐崇琦俱鬻用拳匪乘機而入因得以保清滅洋之利媚朝廷載漪陰謀內禪亦遂為鬼神所播弄矣

曾披黃襤護東宮負辰圖留畫室中壯不如人甘伴食暮年偏微攘邊功

徐桐以大學士兼上書房總師傅位望雖尊而事權不屬伴食中書者凡十餘年戊戌變政抗疏請斬張蔭桓力攻新黨由是有寵於太后先是光緒五年吳可讀為穆宗爭大統詔集

廷臣會議相時為禮部尚書疏言我朝家法不
建儲貳萬世當敬守及己亥議立溥儒不力諫
反贊成之與前議相反遂與崇琦同入青宮以
伊周自任相痛惡外夷凡西來貨品概屏絕勿
用于承煜官刑部侍郎一日口含呂宋煙趨庭
而遇祠見之大怒曰我在而敢如此我死其胡
服騎射作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至是聞拳匪起詰人曰此天意也異種自此絕
矣因與崇琦聯名密陳大計辭甚祕外廷不盡

聞知太后以兩臣皆先朝耆舊既同聲贊助

遂不疑載漪有私

邸閣留賓夜未央金華銀燭燦成行停杯忽喚天魔
舞不信黃冠作虎張

城外白雲觀道士高仁峒嘗往來端邸稱頌拳
匪神術王召其頭目試之良駿乃留置邸第卜
日大宴諸朝貴徐崇二師傅在焉酒半命戎服
見客獻其技一座大驚相與痛飲盡歡而散
烽火連天澈夜明一伸左臂礙神京相公高枕沈沈

睡誤聽雷聲作金鳴

拳匪初由山東竄直隸但傳演拳法不敢與長
吏為難漁水武舉人某與教民構訟不勝破家
習拳謀報復教民偵得其情訴於官官吏持之
急則挈眾以叛揭竿而起者數千人總督裕祿
聞變遣副將楊福同討之遇伏敗沒事乃上聞
朝廷置勿問遂毀鐵路斷電線大掠霸州固安
躉及通州近京數十里居民一夕數驚其時京
津驛路不通朝士避亂南旋皆取道運河舟行

至河西務洋兵百餘人入衛使館者與拳匪相遇大戰數百艘雜繫河干阻遏不前或遇盜劫或全家散失甚者誤中鎗砲以死哭泣之哀聲震兩岸

萬戰森嚴擁百神
神言箕尾是前身
誰知篝火狐鳴事
夥涉沈沈詭楚人

拳匪自言有異術能誦符咒閉鎗礮火門臨陣時神降其體刀斧斫之不入所事神若楊戩哪吒洪鈞老祖驪山老母諸名目皆怪誕不經京

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城市鄉鎮竊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賊目中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端坐其中被髮舞劍作巫言生殺予奪皆任意為之無復朝廷法紀矣

樞使驛翩出國門懷中密詔語微溫吞胡自是平生志老悖須知念子孫

太后聞賊逼近畿遣協辦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府尹何乃瑩先後出京觀豐乃瑩受剛毅指馳抵涿州傳集賊中渠魁言爾

等皆義民當努力自愛毋傷害百姓異日朝廷
征服東西洋必用汝為前驅皆撫掌大笑而散
舒翹因剛毅直得入軍機不敢與之立異剛毅
還朝密陳奉民志在拒敵非叛逆可比今已俯
首受約不如因而用之 太后默然

拔幟登壇氣便騎春燈謎語雜歌謠可憐一炬成焦
土使相登樓拜火妖

剛趙既還拳匪相讐入城借廟宇設壇練習拳
勇已乃盤踞民房豎保清滅洋大旗造七字歌

謠榜揭通衢五城察院以六言韻語出示禁之
都人謂御史與拳匪以詩歌相唱和一時傳為
笑柄

奉匪日尋仇劫殺遇敵壘洋房轎櫈之狂言望
空叩頭神火即至不殃及良民五月二十日焚
正陽門外中西藥房北風驟起延燒二千八百
餘家火及城樓西自觀音寺至大柵欄南自煤
市街至西河沿俱成灰燼九城同日閉市交易
不通商戶官宅一日數遷人心始惶惶憂亂剛

毅聞火警整冠登城向火行九拜禮觀者皆莫
測其用意

午門宣詔集臣工分隔何由効小忠獨恨本初言不
用橫刀一擗據山東

太后見南城火光燭天即傳旨召百官會議班
既定載漪進曰拳民出死力為國宣難入京以
來秋毫無犯心迹坦白可知夷兵所恃者火器
神拳復能制之此天贊我也必收用之兵部尚
書徐用儀曰不然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

且敵強我弱不可信自我先吏部侍郎許景澄
曰尚書言是也以一國挑釁列邦使彼協而謀
我勢將不敢徐相剛毅斥之曰此南人邪說墮
軍實而長寇讐不可信也莊親王載勛輔國公
載灝崇琦皆袒載游慶親王奕劻武英殿大學
士榮祿協辦大學士王文韶惡匪黨而不敢直
言尙如翰詹科道御寺各官班次蓬達或然或
否皆不得前致一詞於是定策令陝西提督董
福祥招撫拳民編為一軍遣吏部侍郎許景澄

戶部侍郎那桐往天津止各國援兵不從則以
兵戎相見太僕寺少卿張亨嘉翰林院侍讀學
士朱祖謀趨班功諫 太后厲聲叱之左右麾
二人退

先是山東匪亂上聞巡撫毓賢不能戢詔罷毓
賢別闈袁世凱率所部兵往岱世凱初至濟南
極陳奉匪左道惑眾不可資以禦侮朝廷勿省
遂召罷目以好語慰之令率眾赴畿甸為國效
力於是東匪皆趨直隸矣

脫帽謹呼殺二毛枕囊噬語即兵韜妖孤大有憑城
勢野掠歸來血洗刀

拳匪謂夷人為大毛從夷教者為二毛每人各持一刀刀必見益殺人即死以次輪研之不糜爛不止自言臨陣時密誦所傳符咒能避槍砲有誦聲未絕即中槍仆地死者又言祖師所傳密咒凡十九字天津拳首張德成等只通曉二三字若通至七八字便橫行無敵矣

八王貴宅錦城邊傅粉簪花酒中眠忽報黑山飛燕

起自開軍府弄兵權

自載漪倡剿夷之說莊親王載勛輔國公載瀾
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瑩貝子溥倫皆起言
兵朝廷既招撫奉匪為團民恐諸團游散無歸
命載勛為統率義和團大臣載瀾剛毅英年佐
之於是莊王府設立魏壇聚眾至三四千人傾
公帑贍養之凡五城散團及新從匪者皆令赴

王府報名註冊

北府兵權屬相公暗收名士坐談戎橫行可恨涇州

卒入市尋仇刺釀翁

大學士榮祿自負知兵。太后再出垂簾盡以
兵權委之。遂開幕府設關防立北洋軍務公所。
廷吏良譚啟瑞、聶時窩陳、夔龍為幕賓。改宋慶
毅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新建陸軍為武衛右
軍。畢士成武毅軍為武衛前軍。董福祥甘軍為
武衛後軍。提督張俊別募萬人為武衛中軍。皆
歸一人節制。所謂北洋五大軍也。俊死，別將恩
祥不戢。士榮祿自將之。又令湖北提督張春發

募十營為武衛先鋒左翼江西按察使陳澤霖
募十營為武衛先鋒右翼駐淮北遙助聲援後

右軍隨世凱入山東前軍左軍各守要隘福祥
駐南苑不百日復還薊州唯中軍分布禁城內
外博奕好飲橫行都市都人為之謠曰武衛軍
如虎狼誰其將者榮中堂

將軍樊噲館兵符十萬橫行罪可誅高后尚能容嫚
罵不輕閼罪絕匈奴

董福祥擁兵二十營入見請圍攻使館出殺各

國使臣以報歷朝失地喪師之恥。太后不許。
福祥快快沒騎橫不受節制。

五月初大學士龜岡使庫倫回覆命。太后問
庫倫有義和拳乎。龜岡曰無之。入張家口開一
見宣府以南則眾矣。事將若何。太后曰此嘉
慶間八卦會也。寧可謂乎。龜岡叩頭稱善而退。
亟相延賓別館。聞曾王並世負文才。探懷欲進平戎
策。何異違東獻豕來。

湖南舉人曾廉戊戌上疏請斬康有為徐桐見

疏大悅延至私第以賓禮待之為竄名會典館
修書叙勞保至知府廉與編修王口口善因嗾
口口詣桐獻策請閉絕外洋通商盡廢舊約君
前四川總督李秉衡督師用周漢余棟臣為先
驅棟臣即余蠻子蜀中大盜以閭教侵擾川東
郡縣始徧發大兵捕之乃率眾降漢著書惑眾
楚人病狂者也

杉山記室自翩翩慘死殊方亦可憐大道橫屍收不
得下愁蠻蠻上烏鵲

日本公使聞英提督西摩爾統兵三千入援遣
書記生杉山杉往覘虛實出永定門廿單與拳
匪合謀執而殺之剖其腹實以馬矢棄尸道旁
夜誕燭武見秦師國勢危於打劫暴盜住使車東道
寒翻將遊說罪張儀

許景澄那桐銜命往天津行次豐臺奉匪謂二
人為外洋遊客欲殺之景澄稱有詔乃免時徧
地皆匪東道不通桐先返景澄從之

掌上雲英未嫁身雪膚疑是藐姑神遊仙暮入碧虛

去一片雲羅生襪塵

賊匪中有名紅燈照者皆還室女未嫁者為之
室中祀九達道人以銅盤貼水置神前繞行叫
飛字不絕自言練習四十八日即能飛行空中
人各然一燈以紅紗籠之懸諸門外一夕紅燈
隱不見里中驚傳諸女伴飛入海外焚洋人廬
舍矣其黨奉天津林黑兒為師黑兒生長水濱
本船家女也

努末徒爭一日強井蛙坐嘯亦堪傷相如叱咤千人

廢頸血居然滅大王

奕効請各國公使入總署議和皆遲疑不出德
使克林德自負勇敢輦而先道遇神機營兵或
曰拳匪矣左右以空鎗擊之營兵大噪隊長恩
海縱兵遂殺克林德各公使後至者聞警皆返
未乾口血遽寒盟赤子橫池敢弄兵曾記陰山聞鬼
哭匈奴終未殺蘇卿

敵人狃於遼膠之役謂我必不能戰只調南洋
兵艦數艘移大沽限我一日夜退出礮臺欲以

虛聲挾和直隸總督裕祿奏至復集百官會議
載漪載勛徐桐剛毅主戰請遂收斂使臣以清
內奸戶部尚書立山與爭不勝內閣學士聯元
曰兵交使其間不以為罪此春秋意也今吾
以一國激怒全球異時兵敗授絕皇太后為
天下母使百萬生靈斷首就戮何面目見先
帝乎貝勒溥倫於眾中大言曰聯元通賊可斬
也奕効翼之而退王文韶復言戶部兵餉不濟
太后外逼拳匪內受諸王挾制不得已從載

濶言亦限一日內令各國公使退出交民卷

捷書一夕達甘泉六貴同朝拜賀箋欲倚淮東平寇
難高騎但解媚神仙

裕祿奉詔拒敵慮津防不固濫收羣匪用之敵
兵十九艦攻大沽提督羅榮光於大霧中擊傷
其一官單死數百人裕祿以大捷告遂下詔宣
戰褒獎拳匪為義民言山東等省不期而集者
數十萬人下至五尺之童亦能執干戈衛社稷
載漪宴賊目於邸第大醉起舞以為天誘敵衷

蕩平在旦夕矣

躍馬橫刀督戰來
鬚如蝟磔陣雲閒
棘門霸上皆兒戲
只有條侯是將才

提督馬玉崑佐宋慶領軍務率所部新軍二十
營由營口馳援天津與各國大小數十戰互有
殺傷後都城破美提督察雙語人曰中國兵唯
馬軍門頗知鎗法董福祥張春發以下皆兒戲
也

老子胸中有甲兵
兩淮草木識威名
艱難百戰誰分

謗一夜寒星落大營

聶士成驍勇善戰兩淮諸將無有出其右者甲午之役葉志超被逮士成代領其軍以三千人抗大高嶺設伏敗敵乘勝復連山分水各要隘威名大振拳匪初起奉命保津蘆鐵道大破匪黨於落垡頗有殺傷剛毅至海州拳匪請解士成兵權願殺賊自効何乃墮力贊之剛毅以聞或言不可或言淮軍百戰勁卒撤之必生變乃令崇祿遺書士成戒其勿浪戰邀功并通飭京

畿各屬既而舉匪受撫畿大張謀陷士成以報
落垡之怒軍士知士成失寵浸不用命西沽之
敗王曰口誣其通敵約編修彭青藜主事吳國
錦李雲慶等十二人上書劾之謂西沽破臺士
成得八十萬金賣與敵人詔裕祿密查士成憤
愧不自安引兵攻紫竹林轉戰至八里臺免胄
赴敵而死營官宋占標從殉敵兵所憚者唯士
成及馬王崑士成死淮單二十五營雖詔王崑
兼領已孤立無與為援矣是日朝廷方嚴旨奪

士成職聞其死復下詔議卽多貶詞

倒屣迎門上客來密籌軍事畫盤灰一封疏草朝天
去不薦邊才薦盜魁

匪首張德成入見裕祿裕祿聞門出迎禮之如
上客興高天津戰事褒獎倍至陝西人李來中
山東人王湛波靜海曹福田韓以禮霸州文得
成皆凶橫無賴為賊中渠魁嘗往來督署與大
吏分庭抗禮裕祿言之於朝各有考語如甄拔

屬僚之狀

巫語荒唐雜夢謠明時不信有人妖千金枉學屠龍
技無奈真龍在九霄

敵兵攻奪大沽燬礮臺焚子薦庫難榮光以憂
死天津危在旦夕官軍反拳匪尚與紫竹林洋
兵相持不決 太后聞警大懼急散宮帑犒士
舉民負義勇自陳不願受賞願得一龍二虎頭
削平患難歸報先師二虎指麾助李鴻章一龍
謂今上也宣戰之初上持詔不肯下後聞
事已決裂見許景澄執其手而泣蓋知用兵非

中國利而事權不屬也

矢石親當老智慶經旬未拔福陽城一軍精銳銷亡
盡巷戰唯聞鬼哭聲

拳匪初起時各國公使求援於天津援兵至者
英八十人俄七十五回法七十五人美五十人
意三十人奧三十五人日本三十人合新聞團
練華兵八十人皆聚守東交民巷兵團合攻月
餘剛毅親戴氈藜督戰甘單死四統領亡士卒
遇手用礮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萬顆拳匪

尸骸塞道臭穢聞十餘里卒不能克

太液池西景教堂血痕狼藉化燐光余軍坐笑甘軍
老輩下何堪作戰場

城內教堂洋館焚燬畧盡唯西什庫老教堂創
自國初俯臨宮禁內外皆以塞門土為之堅不
可破董福祥請攻使館時期十日必拔已而言
不售提督余虎恩諧於榮祿榮祿令虎恩別募
十營招集市景^井無賴倉卒成單恒怯尤甚當兵
團合攻西什庫時造天橋跨紫禁城城上駕大

礮子彈落乾清宮歷歷有聲左右居民枉死尤

眾

甘從北面輸降表悔不東宮進賀箋鄴杜鶯花天人
五羈臣蠶雪似窮邊

溥儏之立也江蘇知府經元善糾合南中官紳
聯名上書力爭語不遷有旨密交江督令收擊
元善不獲戴漪因懲憲各國公使入賀故籍外
援以抗輿論公使不從及住館園急戴漪生欲
降語人曰鼠輩無禮吾必食其肉而甘心焉

澧州燈影幻妖烽牋上癡豬炭化龍十族牽連同日死將軍原是酒家傭

拳匪既不得志於使館於城外掠村民一日乃虜執大小男婦百餘誣為白蓮教男者曰皇帝曰丞相曰大將軍女曰皇后曰妃嬪其年老而嫗者曰皇太后幼而妓者曰公主其言於諸妓人宅中得紙人紙馬無算將圖不軌刑部鞠之呈其反據則澧州影徵物也獄曹皆知其寃莫敢白悉驅入西市斬之臨刑天陰慘黑觀者如堵

有人見所謂大將軍者曾傭工南城酒家謹慮

無過失但高權廣額類武人將兵者耳

一夫作難橫都市研吏採丸不汝容歌罷迎神送神

曲內官宣旨飛司農

崇祿以副都統慶恆總中軍營務奉匪劫軍械
局虜慶恆去縛諸通衢凌辱百端旋以傷死或
奔告其家則母妻子女六人居城外自鹽莊已
先為匪徒所殺斬脰斷脰合室陳尸無敢過而
聞者既又冤殺前安寧藩司阿克達春朝廷勿

敢究則云偽團撓雜其中真者必不爾也立山
以會議忤戴漪奉匪利其財誣為漢奸言立山
宅中穴隧道潛通西什庫拘至莊王府以神言
決之神言隱約無左證戴勦必欲致之死入言
立山賣國通賊遂革職收付廷尉詔言立山交
通外夷雖無實據然當諸神降臨之時形神惶
惶不無可疑聞者究之張蔭桓已竄新疆是日
亦矯詔賜死

誤國寧馨免宦成天津又聽杜鵑聲三千招子來何

疾直用靴夾趙倒城

裕祿任封圻數十年最後移督直隸兄裕長同時為河南巡撫弟裕德為理藩院尚書時人比

之王衍三窟

敵兵數百騎竄天津見紅巾彌滿山谷持重不敢輕進拳匪易之出數騎挑戰聞礮聲大作皆反走唐沽自師繼至乘勝追殺紫竹林守兵應之宋慶馬王龜俱敗殺軍統領李大川戰死陳家溝日本攻南城急奸人開門出迎裕祿奔北

倉倚馬單堅避自守慶退漢口

張角妖書術本奇曾從野外起朝儀肘邊玉璽誰能
辨變服居然亂赤眉

天津獨流鎮拳匪孫六周五來張德成爲仙師
德成偏布妖言廣招黨羽四方匪徒大集謂之
萬國來朝設關征稅妄以帝制自居天津破德
成適陷城中倉卒計無所出裂裳製白旗一面
雜稠眾中奔還獨流後爲怨家所殺死醢其肉

偏賜鄰人

秉鉞專征四十強扶持國事到同光過江已覺朝廷
小況有汪黃譖李調

乙未以後直隸總督李鴻章解任還朝不得與
聞國政迨康黨搖搊海疆命赴南洋宣布朝廷
德意行至中途法人攻廣州灣執我行人總督
譚鍾麟勿能詰詔罷鍾麟以鴻章代之至是天
津事急言者劾裕祿孱弱宜召鴻章鎮北洋朝
議從之鴻章辭以足疾且電詢公使情形言使
館未破尚可議和使館已破臣徒死無益諸臣

主戰事者見鴻章電大恨相與媒孽其短鴻章
力疾上上海道梗不能達乃屬幕僚草疏密陳
安危大計求總署代奏疏云竊維彝夏構畔自
古有之而制馭之方要在審已量力我朝自道
光中葉以來彝禍日滋漸成坐困馴至庚申之
役入我京師燔我淀園乘輿北狩廝致升遐此
國子孫萬世必報之執薄海臣民所當泣血椎
心卧薪嘗膽者也嗣是淫擾越南盡撤藩服日
爭朝鮮喪師失地尤無理者德佔膠州儀佔旅

順大連灣英索威海衛九龍城並推廣上海租
界內地商埠法索廣州灣並侵入沿海之地百
餘里種種要挾萬難受忍於是而不圖自強是
為無恥於此而不思報怨是為無心臣受國家
厚恩負天下責望豈不願大張撻發振我皇威
倘於衰邁之年親見四夷來賓萬方歸服豈非
此生大幸無如熟審眾寡之不敵細察強弱之
異形宗社所關豈可投鼠卵石之敵豈待著龜
試以近事言之紫竹林洋兵僅二三千人拳匪

官軍實盈數萬以十敵一鏖戰旬日斃洋人僅
數百殺華人已及二萬而兵火傷痍又數萬計
是兵與匪共戰寡弱之華皆不敵矣又京城使
館本非城郭使臣參隨水兵本非勁旅拳匪及
董軍攻之兼旬不克所殺傷又數千計是兵與
匪合攻孱怯之華亦不敵矣今各國之師連踪
而至快槍毒礮紛載而來朝廷果有何軍堪以
擣禦天下果有何將堪以折衝竊計子薦無多
糧餉將竭若各國以十餘萬眾直撲都城固守

不能播遷不得雖欲木蘭之巡幸而無如勝保
阻遏之師雖欲如馬闢之議和而無伊藤延接
之使彼時奉民四散朝局一空親賢誰倚樞輔
誰林此以 皇太后 皇上為孤注之一擲耳
思之寒心矣忍出口夫拳匪假借神靈妄言符
咒誣民惑世本盛世所必誅漢有三五里霧而
漢以亡宋有六甲神兵而宋以滅此蓋白蓮餘
孽 世宗憲皇帝先遏其萌 仁宗睿皇帝終
芟其難累朝聖訓昭示子孫豈容以宵小之譖

言棄祖宗之家法臣年屆八旬死土無日沐四
朝奉養深恩若知而不言又不効九泉之下
何面目見列祖之靈乎用是憑血數陳伏祐
皇太后 皇上宸衷獨斷迅黜庸妾之臣工立
斬猖狂之妖孽知義和神團是匪非民至宜痛
加勦沈知扶清滅洋乃假託名號不可姑息養
癡立簡重臣先清內匪善遣駢使速送彼單臣
冒暑過征已臨滻瀆屢奉敦促之旨豈惜扶疾
以行每讀詔書則國是未定認賊作子惟則人

心未安而臣客竚江南手無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闕道逢險阻徒為亂臣賊子作俎醢之資是以小作盤桓預籌兵食兼覘敵志徐議解排仍俟布置稍齊即行星馳北上疏入總署匿之勿以上聞

建武初年勦遠畧破除資格用嚴徐一官口舌開邊患何此相如諭蜀書

軍務興小臣咸思進用御史徐道焜彭述順天府府丞王培佑郎中甘大璋連文沖何汝翰編

修蕭榮爾彭清藜皆上書助匪徒聲勢曾廉王
曰曰為徐桐畫策獻之載滿無不售尤為世所

指摘云

一官搜粟擁多金別選良家作羽林試上賣家壞畔
望角聲悲語萬家陰

直隸各屬教民棄家遠遁多餓死山谷間其黠
者俟隙時出掠食通州賣家壞屯聚至數千人
築土堡引水濬濠自守倉場侍郎長萃募市井
虜卒數百雜以拳匪圍攻累月不克旋復遣使

招降教民拒不納

驥背集卷一

驢背集卷二

報國何人持虎鬚漸西忠憤世間無諫章直挾風霆
走血面朝天一慟呼

太常寺卿袁昶別號漸西老農招撫拳匪後連
上三疏第一疏請責成榮祿勦匪昶獨上之第
二疏請保護使館第三疏請嚴懲禍首皆昶主
稿與許景澄聯名會奏其請護使館疏云春秋
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奉西公法尤以公使
為國之重臣莫視其公使即莫視其國茲若仍

令該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連
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進之洋
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不獨勝負攸關實屬
存亡所繫又言奉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者有
宗耶穌者天主曰神父耶穌曰牧師該匪亦不
辨為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宗希
臘日本向宗佛教該二國從無入內地傳教之
事該匪更不論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
之人見異言異服者統呼之為毛子概以獨雜

為快無論勢有所不可理有所不宜且我駐洋
各使臣非衝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
臣先殺我使以償之是直易刃而自殺其使臣
也祀言既不見用嘗撫髀自歎作幽憤詩四章
以見志其卒章云豈有垂天翼資彼羣蝗豈豈
有神武朝借力五斗米都人皆傳誦之

學士柴車詣廷尉王郎寃血灑朝衣翰林亦是驚弓
鳥側翅哀鳴不敢飛

翰林學士黃思永好談洋務一日拳匪數十人

蜂擁入室云莊王有令傳黃狀元對簿未及置
辭已扶轎車中而去抵王府王匿不見幽繫土
室一晝夜次日有旨交刑部監禁究莫名其所
得何罪也寧河人王燮襲祖父錫朋廕為京城
左營游擊奉匪執而副之焚其餘骸駘成驥奉
命入貴州典試道遇拳匪劫行李以去編修杜
本崇奉母避亂昌平拳匪止之斫其右臂幾斷
凡京朝官遭其窘辱者必拘至神壇燒香焚表
生死皆以神言決之

五侯第宅散官烟臘室咸知有賜錢可惜壽州孫相

國贏金拋盡未歸田

初各單攻交良卷走在西人財帛不獲則飽掠
諸貴人私宅以償其欲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壽
州人也方解職留都養疾日暮聞武衛軍數十
人持械入門跣足避草間家人盡發所蓄畀之
乃去

吏部清臞對奉常九原攜手見先皇銜冤更比金
陀慘合葬西湖配岳王

載漪聞天津陷言許景澄走避必降賊為內應
潛遣騎捕之監禁步軍統領衙門或奔訴王文
韶求其諭救文韶大駭曰頃散值時毫未聞消
息安從得旨耶次日已縛赴西市矣臨刑時故
人僚友皆往哭之袒張目叱曰都城破諸公義
當死難地下相見有期何哭也景澄從容整冠
帶北向叩頭謝鬼無怨色次日下詔暴二人罪
但云辦洋務不善負朝廷恩無他語
一於清淮赴難來廣川城外起黃塚不搜虎穴偏薰

臘幕府郁超負將才

陳澤霖由清河帥師入援逼景州知州洪壽彭
請協攻朱家河教堂澤霖計猶豫未決幕客陳
鴻粗暴寡謀專軍事不請命澤霖潛遣裨將率
五營以往教民築圩固守相持六晝夜不下鴻
躍馬獨出指營官罵曰朝廷傾公帑養贍而等
見小敵尚怯惟如是安望爾曹向戰場殺賊乎
實督諸將併力攻陷之教民死者千餘人

吳楚連疆兩重臣蠭草馳諫血痕新徒薪曲突忠無

補苦作焦頭爛額人

兩江總督劉坤一西湖總督張之洞初聞朝廷
與各國開礮廿軍合拳匪攻使館知其必敗乃
約兩廣總督李鴻章廣東巡撫德壽安徵巡撫
王之春江西巡撫松壽湖南巡撫俞廉三湖北
巡撫于蔭霖江蘇巡撫鹿傳霖巡閱長江大臣
李秉衡閩浙總督許應騏浙江巡撫劉樹堂聯
名電達福建言此次大患在與各強國同時開
礮目前大沽已失京都危急拳匪僅恃邪術各

國非比流寇雖幸獲勝各國斷不甘心必增餉
調兵致死報復俄日兩國陸兵最多其來必速
現俄用裝茶輪船改赴旅大載兵英調印度兵
美調小呂宋兵日本調廣島兵法調西貢兵合
德國陸兵尚不下八九萬斷非董宋鼎諸軍所
能敵禦拳匪無紀律可勝不可敗敗則四散以
京師之重地當孤注之一擲危迫甚矣論兵力
一兵焉能敵各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又安
肯讓一國不勝不止一旦兵敗匪散各國大隊

直入都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奏上留中勿報
坤一之洞傍徨無失好心都城之變由拳匪逼迫所
表明朝廷無失好心都城之變由拳匪逼迫所
致請暫按兵停戰俟李相入京必能辦賊又邀
合各商華領事立東南互保之約彼此毋相侵
害江楚土寇大起次第發兵討平之海上用兵
而長江晏然二公之力也

西山形勝控幽燕扼險爭誇十萬強一夜北風吹海
立單于鳴鏑暗窺邊

馬王龜聞天津失守潛遣人焚武庫盡輦鎗礮
堅守北倉深溝高壘沿濠築布精兵自謂守備
已固一夕大風雨敵兵驟至繞道十餘里出馬

軍後盡失其險裕祿大懼出毛瑟槍百桿授拳
匪使助官軍行不數武隔水聞礮聲皆棄械走
官軍反為所逼王龜下令擊殺數百人大戰一
晝夜始得從容收隊回營旋從土人計決白河
以遏敵師

六國連兵問罪來大沽門戶幾時聞自東戰骨成京

觀白晝猶聞鬼哭哀

英德俄法美日六國合從興師問罪大沽礮臺

稱天險防守不遙旬便以輪敵天津既失官軍

退守北倉無險可扼敵人仍復唐沽鐵道軍火

輪轉不絕我之餉糈器械盡為敵有楊村一帶

其始官軍勦擊匪其繼拳匪殺教民迨北倉不

守虜騎長馳直入前後死者四五萬人天陰雨

暮鬼聲啾啾過者為之酸鼻

痛哭三家子弟兵裏創血戰未歸營中州老將頭如

雪退保東安損盛名

七月十一日日本冒雨引各國兵乘我不備輦大礮環攻北倉馬玉崑呂本元何永盛併力禦之鏖戰歷二時以無後援而敗時宋慶退守楊村既不赴援其營官見三軍同時潰退復出鬼言詢之眾單大譁慶聞出而和解始收拾殘軍共保東安堅壁不出裕祿隨潰兵走依慶北門鎖鑰擁專符水咽丁沽萬骨枯首造兵謀偏怯戰王恢雖死有餘辜

北倉既失敵兵乘勝薄楊村我軍不戰而潰只
親兵數十隨裕祿匿民舍裕祿引鎗自殺親兵
負而北走至蔡村氣絕乃死奉順初由山東蔓
延直隸擾景滄裕祿匿不告亦不捕討及洓水
戕官乃上章請勦已聞載漪等主招撫又盛稱
拳民勇敢耐戰招集新兵數營褒曰安衛軍倚
以辦賊當朝廷連日會議諸臣意見參差 太
后猶豫不決適天津捷奏至言官軍擊沉夷船
夷人負重創 太后大喜始下詔宣戰虛張首

級媚上邀功裕祿於是乎不忠矣

儀秦口舌并操心末路傾貲結緣林巢穴未堅縱約
解購頭原不抵千金

康有為乘中國大亂潛至上海設會賣票謀割
據東南私立民主偏布黨羽於長江上下游集
資六千萬購械募兵以湖南人唐才常為自立
會總會駐漢口勾結哥老紅燈三點諸會匪同
時起事欲襲取武昌分兵東下稟名富貴為
蓋隱語也張之洞聞其謀乘其未發執唐才常

誅之諸匪徒以次撲滅

有為初逃上海外走人以國事犯庇之其徒梁啟超潛匿日本著清議報極力詆謗太后政府懸十萬金購有為頭不得太后由是痛急外人寔為諸王所惑

蠢爾么麼豎逆旗自傷唇齒更誰依孫恩一敗追師急絕崎途逃不敢歸

粵口口口與康有為為兩黨聞有為有割據長江之志謀先發制之遂結沿邊海盜鹽梟急攻

歸善兵敗奔香港口初起時賊中有伏虎當羊
拜佛上西天之謠言由虎門直取羊城然後趨
佛山入廣西與三點會匪聯為一氣也

愛國憤才淚雨行文章字字挾秋霜狂奴莫附王敦
反老子婆婆在武昌

張之洞聞上海國會諸人多中康梁邪說外洋
學生亦有與其謀者恐亂者四起兵力不足以
制之乃為文數千言開示禍福以安反側之心
其詞曰近日漢口岳州長沙諸處捕獲會匪多

名搜出偽機匪簿送信富有票軍械等物內有
正會長康有為副會長梁啟超偽示偽諭偽通
飭有國會總會國會分會及自立會自立軍各
名目總會設在上海分會設在漢口匪首唐才
常供詞頗肆涉國會諸人其偽札有報明上海
國會總會開有關防之語其弟唐才中供詞去
年康梁及唐才常設自立會今年六月將自立
會併入國會在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萬分散
夥黨招匪起事等語不勝駭異國會中人就所

聞知大率誦讀詩書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
能文講求時務者頗為不少尊親之義豈有不
聞順逆之理豈有不辨或因目擊中國大局阽
危憤激不已而又畧知外情進用無階懷才自
負習聞民權之說遂以變本加厲之心迫而為
行險徼倖之計檢閱往來迷信其持論宗旨無
非襲康梁之唾餘曰人人有自主之權曰不受
朝廷壓力曰流血以成大事所談無非慘礪凶
險之辭所傳無非誣罔不道之語所謀無非犯

上作亂之事不知康梁以作亂逃亡故必誣謗
宮廷以解其罪煽亂報復以逞其毒彼自為計
耳於國家何與焉於士民何與焉夫國事艱危
至於此極凡朝廷政治之闕失中外大臣之愆
謬舊弊何者必宜除要政何者必宜舉苟有所
見婉切指陳或大聲而呼或垂涕而道以自附
於工諫師箴之例有何不可乃若自主之權則
亦有之矣求己之學是謂其主果其萬目世蓮
立志濟物不存苟安之心不為無用之學博通

外事多譯西書研求政術探討藝數或朋友講習或傳諸其人下開士民之風氣上備國家之任使時局至此藏器待用不患無時即使不樂仕進而出其才智保安鄉里為鄭司農為田子春於人有濟即是功業此則君子行藏之正軌抑亦俊傑之坦途也今計不出此而下喬入幽去順效迷其知康黨之亂而從之耶抑謂康黨為志士而和之耶據唐才常辦事條規皆奉康梁偽諭有云指定東南各省為新造自立之國

不認滿洲為國家康梁此會之宗旨如此不知
置我皇上於何地而以之詐騙商人欵取錢
物覲然號於眾曰我乃保皇會也及康梁偽通
飭密教其黨則曰欲圖自立必借遵皇權也欲
欺華人耶已明明放票作亂矣欲欺洋人耶此
洋文規條數十紙已為英巡捕查獲持去各國
領事教士傳觀矣天奪其魄狡謀畢露雖使巧
詞曲說其為叛逆之實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且
沿江沿海匪徒如哥老會三合會之類其人皆

貪淫無法擴得無親其名目口號皆盜賊無賴專以焚殺劫掠為事無論中外人人痛恨今不
惜委曲就其名目口號用貪淫擴得無賴之人
以叛逆君父而美其名曰勤王以賊殺商民占
奪城池而飾其說曰保國以之自立不認國家
而矯其辭曰保皇返之於己而不安喻之於人
而不解驗之於事而不相應揆之於勢而不可
行其萬萬無幸不待智者而知矣一日敗露幸
而逃脫不過終身匿於租界或者假息南洋跔

天蹐地高厚不容且諸人父母妻子祖宗坟墓
亦豈盡歸化外苟有人心安得一無顧慮乎夫
兵猶火也燎原既成誰能收之會匪猶決河也
橫流四出誰能限之沿江沿海會匪本多今誰
人乃設法鼓煽之游說之資助之果如所謀羣
匪並起各省皆亂各肆其焚殺各縱其淫掠而
且展轉逆流此討彼竄或一省之內互相攻剽
或數省之間迭相蹂躪此輩戰鬪所踞之地拒
捕所得之財豈能拱手獻之國會此郡之人為

亂於外郡而其鄉已為他郡之匪陷之此州之人為亂於外州而其家已為他州之匪戕之恐自立會偽札之墨未乾而若輩之鄉里親戚殘戮盡矣又况鵠蚌未決漁人乘之徒作滔天之患終必無立足之地強國八九豈肯與朝生暮死之流寇立約通商使命往來之理乎且其會以自立為名以自主為教此數十萬之會匪自必遵其宗旨人人皆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唐藩鎮王武俊有云不臣九葉之天子而臣叛逆

乎吾知諸人之僕隸夥黨亦皆將為彭寵之奴
翟讓之將而此起事之人率皆文弱書生自必
先就剪屠不待言矣唐才常乃康有為之死黨
其逆亂固不足論何竟耳食康說者亦復為之
說云卿本佳人何為從賊吾為國會諸人恩之
而不得其解也至各省出洋游學諸生費國家
之鉅款賴國家之翼護資之出洋俾其就傅凡
所造就皆出生今聞亦有惑於國會之邪說
而附和之者不思朝廷之恩不念官師之教乃

歆羨逆黨以爲志士才人之所爲稍有一藝先
長轉作反噬倒戈之用謀以自覆其宗國古今
有如此悖且忍者乎夫鳥窮而啄獸窮而攫豈
盡本心今日除康梁二人外其康黨曾與詭謀
而逃跡尚未昭着者果能悔悟改行自不誅連
窮治即使曾經隨同滋事現在刑章逮捕之例
者若早能詣官首悔尚可許其湔洗之新如其
不然則本部堂粗明大義有扶植名教之志參
任封圻有保守疆土之責儻必欲自扞法網又

宣本部堂所能寬中外傳誦其文皆感激流涕
諸會黨亦以次解散

九重宣詔到穹廬萬鬼狰獰奮臂呼一介萬全強項
令幾將利七試頭顱

六月初有旨令察哈爾辦邊防時都統祥麟卧
病不治事副都統明秀調宣化拳匪百餘人出
口從總兵陳兆熊請令滿漢文武官郊迎拳匪
至萬全拘縣令吳沂至登壇作鬼語左右露刃
環立責沂與餒不周欲殺之諸僚屬為跪請乃

免

百戰滄州未解兵誘書盈篋孰分明將軍一本班師
詔抵死難爭自壞盟

貴州提督梅東益駐兵滄州與知州商作霖密
護教士由祁口浮海還家帥師殲暴匪於城下
其衆嘯七里淀王官屯程家林者皆禽斬之匪
敗而裕祿調圍之檄逼至餘匪走天津訴冤裕
祿奏罷東益解作霖任二月初奉詔討賊不虞
朝廷議撫以致被斥朝令朝出暮更顛倒功罪

君子有隱慟焉

滿城畫角鳥啼霜兩鼠鬪火聲如狼越人悲吟楚人笑神曰賚汝莊親王

交民巷在正陽門內西什庫在西安門內逼近宮庭皆非用武之地當時朝臣不附載漪者王文韶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皆浙江人主戰作為畫策者曾廉王口口蕭榮爵彭述彭青藜皆湖南人載勳年少怙勢既專兵柄益驕蹇無禮遇拳匪登壇降神則跪伏龍命唯謹神亦嘗以甘

言唱之

驛橋人斷野煙昏多少頻冤閑覆盆讀到香山新樂府哀音不減石濠村

南糧不通城中米價甚貴匪徒無所得食微掠奪則畏官軍築幕匿城外擇鄉民肥者噉之有山東商運來數千石至馬家堡盡劫之以去告人曰此漢奸接濟洋人者自是商販裏足不前雖疏果無敢入城官民皆生困矣城內設壇壝八百餘所每壇以百人計遇八萬人城破皆不

知所之唯於溷上井中得刀劍紅巾無算

蠟書迢遞阻灤河日漸矛頭夜枕戈空散黃金募死士一城鼠雀苦無多

交民巷被圍月餘比荷意奧使館華俄銀行日本簽紫辦館均燬唯英使館最堅牆厚八尺高二丈有奇其大可容千人十一國使臣初議衆而守之後知失策乃派日意兵守肅王府英國兵守翰林院美德俄法各分段拒守其東有法教堂名北堂其西有意教堂名仁慈堂還棟教

民二千四百餘人分二隊為使館聲援捍禦甚
力使館幕漢奸齊密書赴天津求援出永定門
被獲前後使者皆不達被圍之初掠鄰宅米麥
足支二月之食使館兵弁僕從過八百人死八
十六傷一百五十四六月後糧餉將絕搜單中
得驥八十餘頭日宰食之每人限以一磅北堂
教民捨榆炎難參處煮食日有斃者
別倚承明闢直廬八司馬盡握兵符復仇自是春秋
志曾見累臣饗鼓無

舊制單國重事皆令單機處決之至是別設單務處於國史館以徐桐崇琦剛毅趙舒翹啟秀等人入參機務如單機大臣之例以連文沖王
口汪詒書等閔中外奏章撰擬諭旨如單機章京之例諸臣以平裁為已任意在盡戮各國公使閑闥謝客以成大一統之治一日坐堂皇相對食瓜聞天津不守皆失色乃議停攻使館榮祿潛遣使慰勞且載瓜果遺之既而敵久不至董福祥受載漪指揮以大礮環攻使館募細作

走天津告急軍士執之以獻崇祿釋勿殺令齋
書遺公使言舉匪勢盛各國援兵皆敗回請諸
使挈眷遠總署暫避政府任保護公使覆書辭
謝已而北倉陷裕祿走死於是官軍圍攻使館
已匝月矣時方盛暑兵匪骸骼載道礮聲隆隆
日夜不絕子彈落宮禁中屋瓦皆震　太后顧
大阿哥曰汝父誤我從崇祿計令總署章京尉
文手白旗詣使館說合言用兵非朝廷意皆奸
民所為今護汝返國保無他奸民我自治之止

外兵勿進和好自在也夷人笑謝之請於館旁

設市總署許之或言於載漪曰敵糧盡且將所降

宜殺之以滅口勿令致死以報今日之怒也載

漪然之命單士亦日夜環守嚴拏漢奸斷其接濟

西什庫亦以圍攻如故

輒耕龍上起梟雄頗有金田倡亂風喋血禁門功不

就悔將劍術事猿公

鄉農見村人從匪歸者虜畧教民財產所獲甚
豐皆棄農業為之五六月間京中賊勢盛時其

來自京東者曰武清團香河團來自京南者曰
固安團永清團或豎旗曰某莊村某鎮集金鼓
宣闈如鄉社賽神之狀殆不可以數紀國家既
日諸匪為義民令攻交民巷西什庫持短兵與
礮火相簿兩處血肉相枕籍觀者寒心又枵腹
從公虜掠無所得乃大悔稍稍止去
北靖當日建微功江上勤王事不同一出國門身遽
死四軍同日化沙蟲

李秉衡初撫山東裁陋規絕餽遺以清操自勵

乃再起巡閱長江單騎挾二蒼頭凡經過處所
地方官莫有知者由是士論歸之當撫賊議起
東南諸帥臣聯名諫阻秉衡與焉秉衡仇視外
人其附名入諫蓋不得已而詢諸公之請非本
意也及是徐桐從王曰口策密薦於朝太后
亦以援兵四集非用重臣護之不可乃召秉衡
率張春發陳澤霖二軍入見是時津沽相繼失
陷官軍攻使館無功疆臣上封事者皆言用兵
非中國利太后束手傍徨望秉衡至以一言

決之秉衡聞命即行不二十日抵京太后見

秉衡慰勞再三攬其袖而泣秉衡亦泣問秉衡

曰今日之變言者皆咎朝廷不應開釁其實失

在社上不得不發事已至此非戰即和策將安

出秉衡對曰中外交爭數十年矣始終歸於一

和今列國合從難由我發不戰而遽求和壞地

財產將擣割殆盡我清必不國矣與其以二十

二省疆土拱手讓人不若力戰而亡尚可見祖

宗於地下太后領之因自上曰秉衡老於

軍事試聽其言何如 上無以應翼日詔以張
卷發陳澤霖夏辛酉萬本華四軍歸秉衡節制
命剋日馳赴天津圖規復秉衡言辛酉本華可
將萬人請益所部歲十營 太后不答又言諸
帥臣盡守疆土 兵餉皆不應命請嚴旨詰責亦
不許秉衡名節制四軍實無一兵應命澤霖受
中旨助李安堂守北塘春發奉榮祿札駐小站
秉衡皆不與知七月十二日秉衡請訥出都奏
調張季煌王廷相曾廉吳錡偕行十三日抵馬

頭遇辛酉軍時敵兵已陷北倉裕祿走楊村敗
死潰兵紛紛西竄辛酉請秉衡退守張家灣東
衛不從聞奏發駐河西霧欲翠夏軍就之河南
藩司升允由西路走詣秉衡問策秉衡命率所
部出固安武清間橫擊之十四日前行至羊房
距河西務八里猝遇僨騎二百辛酉擊走之十
五日昧爽整裝欲行馬王崑狼狽奔至言寇眾
我寡勢不敵秉衡曰軍法有進無退今并數軍
為一尚三四萬人當前行得力堵禦王崑難之

旋退駐南苑是日敵兵舍河西務不攻直奔秉
衡營逢遇本華兵大戰秉衡聞礮聲命卒西夾
擊之相持一晝夜子彈俱盡敵軍圍之數重俄
解去秉衡奔張家灣草遺表授僕人仰藥死萬
軍潰而北夏軍潰而南陳軍不戰而潰奔至濟
寧留數日縱兵士招賣所掠衣裘首飾春發且
戰且退狂奔三日夜抵南苑乃止

白頭臨邊事事艱夢中回首望朝班可憐淚盡遺三
別尚促哥舒早出關

秉衡初奉命督師索津沽興圖觀之譙署無以應人畫三策獻之政府一送使臣回國調甘軍當前敵一斬裕祿以勵戎行一飭升允守獨流楊柳青遮蔽保定皆不納但促之赴敵軍將請火薦榮祿言取諸山東越日詢其事則忘之矣秉衡出師次張家灣為幕僚述之淚涔涔下因奮然曰昔史可法節制四鎮卒狼狽以死僕於史公無能為役今所處適與之同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乃勸幕僚各自為計

信陵賓客散如煙 脫難方知屬叔賢
留得尺孤無可託 懷沙一賦使人憐

東衡至馬頭 遣散幕府諸人自分必死 獨編修
王廷相感東衡知遇留通州不去 聞東衡敗走
武清翠子晉豐歸之 步行數十里至倉頭聞礮
漸逼知前途不能遽達 遂投河死 晉豐從之遇
援者得免

鍛家令尹難抒難諱 疾桓侯早忌醫不料
衡杯高左相萬錢費盡酒生悲

徐桐居東交民巷左右前後皆夷館也夷人聞
官軍來攻欲得相為質園其居日夜嚴守桐從
僕人計穴通西鄰成衣局逸出既出而宅中火
起則輜重悉被官軍焚掠桐方以國難為憂不
介意也先是有人詣桐獻書言和守二策不及
戰桐擲書抵地大詢曰駛儒欲談國事何不伏
乾清門痛哭乃向老夫饒舌耶桐雖執拗不達
外務然性頗剛介好讀宋儒書居要職數十年
家無私蓄雖同列不敢干以私客或說桐曰拳

民藉妖術以圖一逞寧欲倚之以平寇耶桐曰
輪車電郵機械百出夷人亦妖術耳譬彼治瘡
以毒攻毒疾且瘳矣然則中堂能保拳民之必
勝乎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擊鬼何勿勝
之有其人捧腹大笑而出七月二十日敵兵已
入城滿首揆崑岡使人問桐曰南城外礮聲震
撼若是是豈有變乎桐曰無傷也交民巷破在
旦夕天津事李海城任之有餘只賣家墻二毛
子負隅相抗頃益兵捕之寄語相公好放膽飲

酒食肉毋咈嘴作兒女子態也。崑崙善飲每食必盈盤羅列故以此調之。

十萬纏腰上玉河沙棠載妓盪秋波歌噭野哭多新鬼筵露聲中發豔歌

張德成設文應局於天津以道員譚文煥總其事文煥使酒好色沒其質鉅萬城破駕巨舟載妓十餘人奔玉河後復走歸德成為德成請餉保定藩司延雍不予大訣拂衣徑去延雍發兵捕之於途文煥揷眾格殺數人脫身而遁

義旗烈烈指神京壁壘新於細柳營忽聽將軍鳴鼓
角井陘西下有奇兵

津沽警報日至屢詔徵求外援外兵至者張春
發武衛先鋒左翼十營陳澤霖武衛先鋒右翼
十營魏兵陳鳳樓淮南軍七營巡撫鹿傳霖江
南軍六營魏兵夏辛酉嵩武軍六營布政使升
允河南陝西軍八營布政使岑春煊甘肅軍六
營總兵蔣尚鈞河南軍五營原駐京津者京城
榮祿則武衛中軍二十營董福祥之武衛後軍

二十營余虎恩新募虎軍十營火器健銳共二十二營虎神營二萬人神機營一萬八千人天津則聶士成武衛前軍二十五營宋慶武衛左軍二十五營馬玉崑新左軍二十營李安堂直隸練軍左翼五營董履高直隸練軍右翼五營何永盛保定練軍五營總十九軍二百餘營內外徵調羽書絡繹不絕山西巡撫毓賢自請赴難既遣總兵萬本華統晉威新軍四營由居庸關入衛又自率一軍出井陘以為後援自是畿

輔內外各庫過十萬人矣

忽見朝衣斬東市微聞祕計在西窗他時蜀道鬼金鑑應遣中牢祭曲江

許袁死外人知其事者謂徐用儀王文韶立山廖壽恆黃思永聯元皆將不免用儀海鹽人嘗坐兵部大堂語人曰今日之事皆王公貞勒為之於我輩何尤載漪聞而啞之用儀又與許景澄倡議收餕光林德取忌同僚於是裕祿死北倉楊村皆陷李秉衡至馬頭敵兵已分道薄都

城載漪恚甚必欲殺用儀等以洩一日之憤七

月十八日矯詔殺用儀立山聯元次日將殺王

文韶廖壽恆黃思永以敵兵入城而止用儀立朝四十年始入軍機讞入總署諫違知大體立

山隸內府旗籍譯漢姓為楊人皆呼為楊立山云

金谷花飛錦障鋪便將如意碎珊瑚齊奴總為多則

死不負恩情是綠珠

立山豪於貲其被逮也獄卒銅以黑室渴甚求

飯不得許三千金乃淪鷄子一枚進擊獄凡十
餘日賄用過十萬死後又以萬金贖其屍歸家
財耗散殆盡其妻富氏殉焉或云立山為爭都
下名妓緣柔事為載瀾所陷事誠不虛則兩人
均死於情矣

四誰騎叢中聞戰場刀光血色照紅妝儂家只愛纏頭
好莫向藍橋誤乞漿

拳匪短刀紅幃首入妓館尋歡詒曰從我當資
汝多金寶不予一錢翼日再至武衛軍卒已先

入室妓拒不納匪徒大怒兩黨各糾眾械鬪殺
三人傷者數十人榮祿遣使案問皆散去無所得
主名

驥背集卷二

驢背集卷三

五胡聯騎入王都
齊化門開片甲無缺合
燼餘拚一戰
董逃宵唱幕巢鳥

六國會兵天津英二千俄四千德三百美法各一千五百惟日將福島統兵二萬五千軍容最盛敵兵既得北倉不敢深入欲堅守請各國濟師日人不可乃分兵兩道一由河西務趨馬頭一由武清趨黃莊俱會於通州七月二十日英美兵抵永定門俄日攻其東北董福祥與戰不

勝退入城啟彰儀門出走敵兵大掠而西
尚書孤掌恨難鳴虎節雖存失禁兵堅卧戍樓聽戰
鼓未將身殉遂逃名

董軍既出集敵余虎恩接攻交民巷穴通英使
館後牆化地雷二營必破俄東北隅煙焰蔽空
呼聲震天地或言正陽門城樓已豎英旗皆大
驚棄甲反走兵部尚書敬信以都統管理火器
營方督軍登陴拒守執旗招左翼兵無一至者
守城樓堅卧不起誓以身殉家人強舁之回甫

至家俄兵已陷廣渠門矣復事平凡旗員皆出就職唯敬信不出

虜騎長驅右北平草間偷活幾公卿八盟鴉舅俱無恙敕勒聲中望救兵

先城破一日五城御史竊張告示言北洋捷奏

至官軍已復天津居民各安寧生業毋驚徙時

城中官眷行商已逃亡過半關九門不開防守

委之拳匪日本為各國前驅沿途擊殺亂民偽

為宋軍衣鎧服之入城登陴豎國旗莫有^知之者

兵印度兵從永定門入都民見印人以黑布纏頭頗而多鬚不肖西洋裝束則咸以為回兵於是滿城謠傳馬安良帥回兵數千入衛或又以為蒙古勤王之師俄而前門破使館圍解清兵四出逃竄始知都城已陷男婦老稚相擄出城田野之間血肉相殘籍衣飾委棄盈道無俯拾者

鶴鵠來巢帝出奔啼鳥乘集延秋門宮車夜逐螢光走五百射生無一存

七月二十一日 太后聞警方晨起髮未及櫛

微服登車載灝御之出德勝門 帝 后大阿

哥各以一乘隨其後從者奕助載漪載灝載勦

那親王彥圖貝子溥倫剛毅趙舒翹溥興凡十

餘人宮娥福晉皆攀哭不得隨行宋慶馬玉崑

部曲盡散半途追至策塞張蓋行雨中衣淋漓

盡濕日暮抵貫市還內監詣興商告貸得二千

金募健兒二十各給守備銜令護衛前行

萬葉霜接旅雁哀寒衣原是妾親裁一縫未足將筐

籠獨恨無人補袞來

倉

兩宮極懷來徑入縣署縣令吳永蒼卒索辯帽
不得便服出迎讓簽押房居之時 太后尚服
葛紗永妻以棉衣進左右言修短不中度 太
后曰但得禦寒足矣此何時著衣尚欲稱體耶
因泣下

曲檻臨湖面面聞內官驚看駱駝來琳瑯百寶都輸
盡不抵澄懷一炬災

太后之歸政也退居頤和園園在西直門外三

十里宮殿亭臺備極土木之盛歷朝寶物皆貯
其中至是敵人踞之括其所有用駱馳運往天

津果月不盡

扈盡窮邊萬里沙輦郎馳節愧皇華濁沱麥飯蕪荽
粥多少啼痕在白麻

御駕由昌平出居庸關厯經懷來延慶保安宣
化大同皆明九邊地闊外經清兵大掠之後居
民多避徙初至貫市兩宮無所得食宿清真寺
回民獻羊羹不能福及從者各食餛首二枚皆

不飽家之村農得黍米數升廟祝為炊火燒糜
大阿哥以下各以瓦盆盛一甌啜之頃刻而盡
次日遣都司某往州城告難霸昌道英瑞齋銀
物至貫市富商李光裕獻駝轎三參始得從客
整裝出閩抵懷來命吳永往湖北催飼抵太原
人命郎中俞啟元往江南催飼 詔書皆帝親
筆為之備述乘輿播遷道路艱難之狀淒然動
人

寇急吾當守晉陽苦虧銅柱未全荒吾台舊是巡游

五

地忽作灤陽避暑莊

御駕初入山西或言五台有高宗行宮可久居
太后曰近艱歲久且無矣是何能號召天下
下命從者急趨太原

奸人長腳總平章泥馬倉皇續靖康夜夢黃龍追騎
急玩鞭亭上月淒涼

乘輿至太原駐巡撫署以戴漪為軍機大臣改
董福祥為前單守固閩宋慶為後單馬玉崑為
中軍府雁門萬本華守居庸防各國追師

亂離仍是寵紹璫暗革金珠入豹房僥向九原鬼士
會佩絃集上有彈章

總管太監李連英有寵於太后既出閬州縣
迎者漸至遂有需索稱為宮門禮宣化知府李
肇南以進獻大簿譖之去職潼關廳同知口口
口餽百金連英大怒出餽金授參奏擅曰此廳
員欲以賄進而汚我也春煊奏劾之詔革職治
罪革陰令所獻獨豐連英為之言於太后起
擢高州知州初御史朱一新以劾連英罷官著

有佩莊齋集

珍妃幽怨比湘娥 一片貞魂并不波
恩使玉顏憔悴死 馬前誰與和虞歌

珍妃 上所寵愛 太后掣 上出奔妃欲從
不許逼令自裁因投井死

賣爵西園值幾錢 漢家法戒冰堅一門骨肉飄零
甚尚擬樊姬欲薦賢

上親政後妃頗干與外事魯伯陽進十萬金擢
上海道詔下而單機處不知其名 太后大怒

召妃至頤和園杖五十降為貴人謫其兄志銳
於邊志鈞以道員需次江蘇亦因賴不得志初
妃未入宮時嘗從文定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
妃薦廷式才可大用 上親擢第一

謹有先人邱墓存紫鞭誰識舊王孫夢中欲尋從龍
路不見居庸况雁門

禮親王世鐸恭親王溥偉 帝弟醇親王載灃
貝勒載洵載濤隨鑾不及皆避居墾地寄食村
農家奕訢幼女封固倫公主 太后收養宮中

視之如已出行至清河遇劫跣行號哭莫有過

而問者

兩淮宿將數遞胡大樹輒零部曲孤同日潰圍李都尉生降幸未入匈奴

羣士成之死也武衛前軍多散失裨將馮義和收集十七營胡殿甲收集五營皆堅守蘆台不顧屬馬王龜京師陷後六日德兵猝至攻之以孤軍無援而敗總兵李安堂守北塘亦同日潰敗走熟河請剏奉詔自贖

相公老眼淚模糊錯認豚兒是盼貯一死恨無乾淨
土寄人籬下聽秋砧

徐桐聞京師陷西宮西走追其子承煜曰吾家
世受國恩義不辱賊於髮如此種種非決計自
裁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汝以門庭起家官至二
品亦貴顯於朝今猶盡忠乎抑盡孝乎桐意蓋
以孝則并命同殉忠則扈駕奔行在也承煜本
無死志聞父言惶遽失措以為盡忠則必死難
盡孝或可母死則應之曰盡孝桐聞承煜能盡

孝則大喜引入密室對設西榻指與同謚相死
承煜解懸大哭狀相屍藁葬寶公花園竟叛父
不死

十年謝病老京華再出真同畫足蛇吟弔尚書完節
地招魂歸葬已無家

崇琦為毅皇后父初官戶部尚書與醇親王
奕譞議事不合引疾去杜門不出者十餘年

太后立大阿哥懼物議以穆宗故起用琦為

師傅是時年已七十矣

西宮之西幸也諸大臣皆不與知崇禇早朝晤
榮祿於蹈和門同詣內廷宮監告以故欲扈蹕
隨行則東直安定二門均為敵守潛啟彰儀門
出抵良鄉遇董福祥偕至保定宋慶在焉潰卒
稍有歸者因與榮祿留觀後變其子葆初自恨
身為懿親不能彌國難又附益之舉家十三口
同日坑死詩得家人山耗大哭一晝夜縊蓮池

書院

九廟煙塵逼夜烽致身難得此從容汨羅江水錦山

火雨雨忠魂見 列宗

副都統宗室奕功全家投水死延茂擢黑龍江
將軍未行合室自焚

雨席經師道並尊蘇湖齋法至今存碑廟十鼓崢嶸
甚誰抱遺書哭寢門

國子監祭酒熙元王懿榮同時殉難懿榮善書
好金石收藏甚富驟聞敵至憤然曰吾司成也
可辱賊乎遂投井妻謝氏從之漢員四品以上
死難者只懿榮一人熙元裕祿子裕祿身為大

臣聞門揖盡元曹引以為憂及祿死楊棟從容
發喪盡禮仰焉而卒

珥筆曾登視草臺一家兩世賈門才臨危未了荃蓀
恨淚漬駢經字字哀

庶吉士宗室壽富前侍郎寶廷子性凡儼不羈
頗負時名嘗憤宗邦不振強鄰日逼為文數千
言告八旗父老識者比之賈長沙陳同甫戊戌
變政偕李盛鐸諸人游日本考察東京學校歸
益發憤著書期見諸行事至是為國死難莫不

哀其志焉臨死哀集生平著述及先世奏疏年
譜付說友人華瑞安並作絕命詩一章其詞云
曾蒙殊寵對承明報國無能負此生惟有孤魂
凝不散九京夜夜祝中興

兩家夫婿並乘龍坦腹翩翩絕世半同到丈人峯上
望寧知世有負情懷

壽富字一二富壽字一一並擅才名聯元以兩
女分妻之壽富好談西法聯元宋學徒也而嘗
遺書戒之已乃大折服富壽骯髒貞奇氣有古

烈士風聯元死其家人投奔婿家而婿晝夜號泣目盡腫已聞城陷合室相聚投牒壽富禮胖

懸絕富壽拔上之復為二妹一婢從容理縗後

乃自縊輿屍陳廳事鄰人傅蘭春出百金市柳

棺五具瘞後園徐用儀有贍曰周敬虞未歸而

女沒周敬虞迎女喪歸厚葬之用儀感其誼備

極推轂不四年由兵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起

擢郎中皆用儀力也及用儀歿死橫屍大道二

日無人收葬者或告敬虞敬虞曰我素不與達官

往來人皆鄙之

朔氣橫天勁草秋幾人名與豹皮留寢為死槩羞生
褚哀起聲聲逼石頭

都城破滿員殉難者前戶都侍郎景善投井死
翰林院侍讀官豐谷金死前奉天府尹福裕
一家七口同日溺死二等侍衛全成一家五口
仰薦死一品封典官謙一家十二口焚死內閣
侍讀學士松林中砸死二等侍衛裴子爵鍾祺
從東衛至馬頭收葬秉衡復貴其遺疏入奏即

謚死護軍參領續林子因子女四人與妻若姪
同日謚死戶部主事謹善從容賦詩投水死副
都統載齡參將魁斌鑾儀衛冠軍使文璫郎中
魁麟主事白慶副尉塔芳阿給事中恩順侍衛
謹良闢奏恩提均全家死難給事中文博翰林
院侍講學士崇壽內閣中書王彬道員謹恩工
部主事恆昌等貽式崇煥保山均以身殉漢員
殉難者御史宋承庠兵部主事王鐵珊瑚服毒
自盡主事韓超徵謚死刑部大堂左營參將王

長蔭衣冠坐堂皇 不忍加刃遂投井死大學

士龜因先後據以上聞皆褒卹如例

故人碧葬裏鷗夷老病徒知作鬼悲重到王清疑隔

世燈前彈淚看枯棋

徐用儀許景澄袁昶既死浙人執政者唯王文

韶文韶由直隸總督入為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

臣年已七十丙耳微聾凡事不能堅持已議奉

禍起如用兵必敗不敢力爭亦不肯附和載潤

密請誅之賴榮祿救得免敵兵之入城也文韶

隨扈不及投避北城靈鷲菴僧徒不納僅從俱

逃散乃冒雨叩景德郎門求止宿次日攜一子步行出城追百三十里至懷來始及御駕從行至太原百事草創舊時同直樞廷者榮祿羈留保定剛毅以死趙舒翹削職啟秀身陷北都為日人所執屢瀕於危唯文韶巍然獨存多識朝廷掌故太后甚倚任之

宗伯辭官早積疑當年名在黨人碑荒陵暮雨早平道一騎從上哭路歧

禮部尚書廖壽恆嘗附和新政康黨敗遂解樞
務忽然不自安屢託疾求退朝廷未遽許寃遇
冤難單騎走昌平約王文韶同赴行在不及投
宿一古廟席地枯坐達旦土人有知為京朝貴
人者告諸總兵門殿魁家乃讓宅居之

萬木森森繞帳廬郊壇日落燒痕枯燕雲一割歸無

日易水寒生督亢圖

天壇周十里草木叢茂狐兔縱橫時人平跡所
不到敵兵入赭其地為營城內外各分地據守

入永定門以東北至東珠亦屬英永定門以西
北至驛馬市屬美自正陽宣武崇文三門振英
美界屬德內城則日據東四牌樓北俄奧法義
分據其南各設官管理民政天津以都統署為
聯軍政府分設八部一總理部二巡捕部三考
驗身體部四戶部五辦理公私業產部六武備
部七刑部八糧餉部近京數百里鐵路西南至
保定歸法東南至楊村歸英東北至山海關俄

據之

祖龍銷盡咸陽鉄，太索還因博浪椎。
父老苦秦苛法久，收京日夜盼王師。

敵軍禁民間私藏兵器，縱兵大索十餘日。記者報無款。

美人深坐鬱金堂，瘦盡蘿蕪草不香。
生怕姪花風信緊，容光消減帶啼妝。

敵兵籍搜查，單器為名白晝入人家。
倒籃傾筐各飽所欲，而女婦女輩皆蓬首垢面自致其形，以防不測。

朱家結客散黃金酒後論交一時心末路慘遭文字
禍空餘一劍作龍吟

王五字子賓慨慷負氣好任俠朱家郭解之流
也養死士數十人往來山東河南兩道盜賊憚
其名皆相戒不敢犯娶離峻以直諫謫新疆貧
甚不能就道子賓解千金贈之黃鬼永下獄傾
貲極力營救得無死拳匪初起都人避亂南歸
者多賴其保護世皆稱其好義子賓既為世所
重有故人獻策攻交民巷附子賓名留其稿於

家為敵兵所得遂繫殺之

國祚將移必有妖尊前流涕龍童謠首年文物銷沈
盡相宅淒涼賣鷗貂

都城未破之先民間有南北鐵路長大清亡中國強之謠識者知為不祥

承平時衣冠貴族爭以奢侈相尚凡四方珍愛可貴之物悉輦致都下亂後物皆無主諸貴宅大半逃亡鼎彝圖書充積市上有人於南橫街見一紫貂出番銀十餅鬻去額相國家中物也

五百童男護禁松景陽宮漏開銅龍惠妃顏色凋零
盡深坐雲屏哭 穆宗

日本初入城即行分兵防守宮禁宮中死亡逃
外食指尚千人皆日軍供給之 太后出巡時
珍妃死瑾妃從唯惠妃留宮惠妃者 穆宗妃
也素統機智 太后甚重之時宮人無所稟承
共推妃為主妃守保國璽約束閨宦並遣使致
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

萬家燈火散樓臺擁簷迎門事可哀沾盡虎坊橋畔

酒東洋車子疾如雷

夷法每戶各懸一燈天明乃滅夜闌燈燼聾鼓
門聲雖大風雨必起門首塵穢必洒水除治極
潔居民旦夕倚門遙見洋巡捕至皆擁雪以待
稍懈鞭朴隨至美國兵官居虎坊橋湖廣會館
地最繁盛多酒館捨上東洋車往來如織京堂
以上皆乘之

兵火餘生數劫塵尊前語難自微暝彎弓欲報誰家
怨苦恨清流毒錯神

德國譜官柯達士初隨公使居使館克林德之被戕也達士半途逸去乘彈及左肩臂不死德兵入以達士為本界知府達士親見克公死事之慘又圍困交民巷月餘醉後橫刀憤激之心時時見於辭色凡軍士縱酒滛亂鞭撻路人悉縱之勿問當時公卿被辱者倉場侍郎某為之浣衣刑部侍郎某為之畚土御史陳某為之御車鄭某為之剗馬草或曰軍士誤執或曰達士有意為之

汚命夷庭事可悲
咸京無復漢官儀
朝天夢冷宮槐

落腸斷玉離二字誰

美提督戴麗生用副都御史曾廣鑾侍讀學士
黃思永侍講學士憚毓鼎道員王瓘為理事官
四人惟毓鼎最專夷酋亦傾心倚任後疑其侵
蝕房捐始稍稍疏之

紫光閣圮剝雙觚褒鄂鬚眉冷畫圖側帽揚鞭馳輦
道無人知是霍家奴

紫光閣功臣畫像多為敵兵竊去或剪以糊壁

禁城自大清門馳道直入午門端門車馬往來無禁廝養阜隸日馳騁其間意揚揚自得也

胡服翩翩宴碧池金樽檀板不勝悲白頭老監談天

寶太液淒涼罷水嬉

美提督宴諸酋於粵東新館徵集各部名優極一時歌舞之盛都城未亂時有茶園七所諸樂部逐日奉伎其來自陝西者作秦聲謂之邦子腔來自湖廣者作楚聲謂之二簧兵變後茶園皆燬於火諸弟子負時名者零落無歸至倚門

乞食

遊徧江湖氣未平
窮愁虛負著書名
驚心虎口餘生在
悔入咸陽作客卿

美人丁題良通中文善著書游中國二十餘年
歷充同文館大學堂教習賞頭品頂戴使館被
圍題良亦在圍中後歸上海故人聞其來爭以
酒果相慰勞題良細述被難始末甚功齒諸滿
員因倡言曰滿洲之入中國也兵分八旗今我
八國之兵其國旗亦猶是也天道好還不急取

後悔何及是時和議尚未成功在京師聞其
言大懼

日縱摴蒱夜狎娼燕姬調笑勝吳娘重尋東閣留賓
地搖落西風萬柳堂

曾國藩官翰林時與唐鑑倭仁何桂珍吳廷棟
寶坊諸賢相聚講學因以暇訪人才而考究歷
朝政治得失蔚成將師之器近世京朝官一無
所事好酒食游宴工詰訥或招朋聚賭作狎斜
游其下者奔走達官之門夤緣求進貴介中愛

骨董書畫標榜稱名士者已不可得識者知其必釀大亂

萬柳堂為康熙時大學士馮溥延賓地鴻博諸儒嘗宴集其中今瓦礫荒涼鞠為茂草只餘破屋數間易名為拈花寺

薪膽君臣患難秋受人一投汝何尤尚書便此宮詹辱徒跣鶴斯作楚囚

詹事李昭輝避難京南有旨命署戶部侍郎乃奔回其鄰居童子戲以瓦礫擲入俄將行臺俄

人大怒謀賂婦笞之賂婦訴於李鴻章執請移
文詰責鴻章寬慰數言快快而出竟無如何也
禮部尚書戚秀初聞五台僧有異術薦於朝令
畫策攻交民巷日人知其謀執而囚之旋遭母
喪給假三日縱之回戚秀見喪助泣涕哀訴夾
助以死節諷之不從假滿復從容就執

月照秋梧葉葉霜禁庭雙宿野鶯鳴韋娘半老風情
在十斛明珠負石郎

蘇妓曹夢蘭以色藝冠絕一時兵部侍郎洪鈞

奉命使德奧道初上海以七千金購為侍姬挾以西行寵如嫡室西人以亦夫人禮待之而嘗與柏林公識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見者皆為之傾倒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夢蘭盡竊其贊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瘵死再入樂籍更姓名為賽金花久之復還京師諸貴人輳集其門有籍之以通聲氣者各使館隨員多與之交好春初拳匪未亂時公使循例入賀擬假金花西服偽為公父夫人內廷微有所聞遣許景澄

峻拒之乃止瓦德西佩八國兵符僭居儀鸞殿
召金花入宮與同卧起如夫婦金花居柏林久

通曉德義志語言文字是時年已三十顏色姣

採

豔如初游秦西時裝束雜某中西其服飾以新

法改之奇詭出入意表瓦德西返國亦遭疾幾

死

幽州西望古桑乾嗚咽何聲骨未寒莫恨長平坑趙
卒他年報怨在西安

通州良鄉皆拳匪巢穴敵兵發巨礮聚而殲之

良民寃死無算

翦葉曾分玉牒光不應被髮學佯狂八王燼息胡離
入坐使淵聰據洛陽

奕劻為諸王所軋以韜晦免始奉迎事起英使
詣總署請以兵助勦奕劻婉詞卻之退而語載
漪漪而曰暴虜鼠於庭招集無數蠅蚋其總署
之謂矣欲遂檄之奕劻不從然謂其山謹為之
備遇事皆不敢爭後隨駕入山西太后恐追
師西逼命回京議和王興李鴻章外結好諸酋

內撫綏百姓一以靜鎮之諸臣避敵逃散者
稍稍復集人心始定

一局蒼黃棋劫死官家養賊成騎子琅璫驛上聞鈴
聲射殺妖狐血痕紫

朝廷辦義和拳詔書前後返覆不類一人一時
所為始曰亂民令中外發兵捕之已聞諸匪勢
盛陰以權術籠絡練為鄉團又曰團民曰拳民
既而載漪用事倡議主招撫直以義民呼之前
奉詔討賊若鼎土成梅東益諸人皆得罪及北

都淪陷乘輿播遷　太后恨義和拳刺骨御駕

經介休圍日郭攸圍跪謁道旁命斬以徇並責

縣官陳曰梯禦辭不嚴削其職於是指義民曰

奉匪復令梅東盜剿匪於滄州呂本元何永盛

剿匪於河間又剿於獻縣又剿於景州諸匪徒

禽斬畧盡不復能蠢動矣

覺羅亦是天家胄頸血模糊被芻陽銷卻八州都督

印鳳臺悲殉莫姑娘

法兵下保定英德意謹之藩司覺羅延祚以牛

酒犒師郊迎十餘里法帥曰方伯何前踞而後
恭也因語雍何故縱垂雍曰此朝廷意雍不敢
違法帥怒曰中厯六月二十五日有詔令各省
護教堂不唯不護又執吾教士而殺之此亦朝
廷意乎顧左右曰清律不遵朝旨者何罪左右
曰當斬叱單士即座中曳出斬之梟其首徇於
眾曰無或如廷布政之抗違君命誤國殃民副
將王占魁城守尉金恆均同日誅死械臬司沈
家本至天津對簿令保定知府輸十萬金贖罪

廷雍諭事諸王由長蘆運使驟逮直隸署司裕
祿死兼權督篆方自請剝匪以飾前過而不虞
敵兵之遽入也初法有女士曰莫姑娘游保定
為奉匪支解瘞鳳皇臺廷雍勿能救故法人尤
恨之

驢背集卷三

驢背集卷四

長白山高日易斜二陵松柏散棲鴉孤臣淚點都成
血幻作冬青一樹花

垂亂歲時西人客死中土者若南懷仁湯若望
利瑪竇之墓皆被奸徒竊發敵兵過易州將修
怨於東西兩陵李鴻章哀告各公使以書止之
則陵樹已被砍伐守陵官皆逸去不知所之矣
奉天昭陵福陵亦被俄兵侵害

螳臂當車計本非妄思兒輩捷淮淝衣末冷降繩

出馬革遂尸願總達

俄皇聞拳匪毀鐵嶺軌道機西伯利亞各軍大舉南侵先遣使假道黑龍江言以兵入保鉄路將軍壽山欲拒之而力不敵一日三致電音謀於奉天將軍增祺副都統晉昌增祺不答晉昌言俄人虎狼不可許不幸而有戰事奉黑唇達相依當盡率內地兵復援壽山倚奉天為復援約吉林將軍會攻爾濱為先發制人而之策六月十八日俄軍已薄江而陳我師乘敵未濟邀

擊於江中盡覆其軍實俄將大怒調重兵攻取
愛珲驅沿岸居民數千入牡丹江江水為之不
流乘勝薄興安城壽山長子沒於陣警報至壽
山大懼欲赴敵死遂取印授副都統薩保薩保
不受俄兵已據墨爾根前進乃遣知州程德全
詣敵請成俄人必欲入城見將軍使者導之至
遇奉天援兵敗之遂入城將軍聞俄兵至自分
必死作書遺俄將請勿殺居民手毒酒進其夫
人飲之夫人辭次以授諸子諸子皆避之遂自

飲一卮不死授僕人以鎗使擊之而僕人手顙
中其左肩仍不死乃朝服臥棺中再使僕擊之
僕未應其効子奮然起曰奴輩無用老父既決
計捐軀此何等事而不成其志乎奪僕人鎗一
擊洞胸氣縲延尚未絕也既而呻吟曰吾殆去
死不遠可蓋棺矣既殯桓有聲如牛歷二時乃
已

誰敵田單浪得名何曾即墨有神兵將軍欲進平邊

策莫把妖書惑聖明

吉林將軍長順以省垣兵單迎拳匪金法師至
倚以練團法師言王團皆偽拳不可用時折辱
之土圍積不能平潛遣人襲殺法師而黨交爭
流血滿地將軍坐視之勿能解也已聞俄兵進
柏都訥懼甚不知所為從幕客言盡撤上姜鎮
辣河嶺邊防開城延敵師入鑄錢局貯銀九百
萬兩悉為所得俄人遂據吉林收表降軍盡有
其軍械先是六月初將軍上書籌邊事盛稱拳
民神勇言伊通焚教堂時有二小孩舉手向空

鼓鳴頃刻火由內發其焚長春俄房屋闌盡然
一聲火鳴繼起拳民蹈火不熟距民房數尺有
紅線環繞不致延燒其跨誕欺蔽如此

穰苴執法軍仍亂先縠貪功將不和欲起屠沾成漢
業沛中豪傑已無多

光緒十年東三省各設旗隊練兵五千名兵將
皆用滿人為之專備東方大敵不任剿捕糜餉
不可以億計中日之戰各單不戰而逃盛軍尤
屢弱無用事平乃議裁撤別立仁育兩單於奉

天軍各十營營兵交通馬賊恣行擄掠民不聊生言官發其事詔李秉衡案之秉衡廉得軍務總辦某縱兵受賄狀即棄軍法斬之營規稍肅已復肆亂如故至是俄人已得海城整師北上將軍增祺與副都統晉昌不協增祺以李相方入都議和命各軍嚴守邊界勿浪戰邀功盡還俄俘晉昌方督兵遼南銳意主戰聞增祺謀大志星夜奔回將阻其事委革員壽長代領軍務晉昌歸壽長挑戰大敗棄軍北奔潰兵隨之沿

遂大掠入省城盡焚官署民房又武官四出逃
散教民迎餓兵入始分軍救火據守軍械火薬
二局擊殺亂民增祺率司道走義州晉昌奉御
容冊寶假道承德赴行在不達投奔蒙古初晉
昌以舊軍不可倚別募神武義和二軍凡萬餘
人皆招集市井無賴充之潰敗後虜聚圍場營
哨官督隊搶掠輦閑花礮擊殺通化團勇數百
勝水河被禍尤烈

昆陽貔虎蒸池鵝併入三邊敕勒歌獨有孔融居北

海危城談笑御兵戈

能兵分三路同時並進東路由琿春取寧古塔
北路由愛珲墨爾根取齊齊哈爾又進據伯都
訥取吉林南路由牛莊海城遼陽取盛京既得
盛京三軍聯合一氣分兵畧旁近郡縣皆下之
唯通化知縣陳璋率數千人守城不去事平條
上善後九事一開礦一墾荒一改營制一整頓
驛站一久任良久司一收回官帖一定局員額
數一收集潰勇一收稅不用鄉紳侃侃數千言

皆坊中時華

依人作客羈窮髮草檄胡天筆札工官渡敗歸袁紹
死九京何面見田豐

浙江山陰縣人王煥官工部郎中鸞不得志走

依壽山壽山念舊交留置幕中一切軍事文報
盡出其手煥以故人之義遇事直言無假借聞
壽山與俄人決戰功諫不聽已而兵敗急請遣
使求和又不從乃辭歸作一書留示壽山曉譬
利害閑露詆毀之詞壽山見書大怒遣人追及

於途誣而歸欲殺之左右環跪乞命乃寘之獄
中煥既入獄自度不免復作一書與壽山歷數
其過詆毀勝前書百倍壽山益怒朝服坐大堂
譴煥而出之曰爾知罪乎煥曰不知也爾聽吾
言不至於敗且則有功惡得罪壽山語塞而薨
其言而之不遷也怒不可遏下臺親杖其頰數
十煥齒折唇裂噴血大罵不止壽山無如何誣
以盜生金出境斬之由是眾皆解體

劍佩雍容鎮海疆錢鏐功不在勤王寧弓自射羅平

鳥不使池魚並及殃

袁世凱所統武衛右軍本北洋游擊之師歸榮祿節制津沽事急有詔令率所部由山東赴援世凱以膠防辭且云臣部八千人俱督洋操拳民見之必自相磨擊徒損傷將士無益後聞天津失乃遣夏卓西以嵩武軍六營赴之

奉匪動稱山東老圍自世凱提兵渡河諸匪徒解散畧盡後夷兵四出畿輔遍遭蹂躪相戒不入山東境始禍之區晏然不見兵革之苦議者

或譏其以鄰國為壑然保憚一方東民皆受其

福矣

濟南移節入河東桃彙依然作宋聲一疏臘丸爭不得可憐中壘抱孤忠

毓賢以李秉衡薦不二年遂代其位山東故盜叢賢又寬從邊民好亂者皆歸之朱紅燈嘯聚恩縣平原高唐茌平長清等屬潞守馬家河大為民害平原令蔣楷告急遣袁世敦以兩哨往撫別遣濟南知府盧昌詒監其軍戒勿殺賊乘

袁軍懈傷我將士三人世敦大怒親率兵攻之
賊敗走毓賢以袁蔣妄戰邀功悉奏參革職及
東昌事發用袁世凱為巡撫毓賢免官入京以
奉迎神術鼓煽諸王復夤緣調撫山西山西匪
徒遂倚之倡亂六月初捕殺太原教士之數十
人又殺檄各郡縣盡捕其黨學政劉廷璽力爭
不聽遂密疏參之朝廷置勿問

還朝賊幾傷裴度免胄人皆望葉公留得中興元老
在一生功過在和戎

天津未破時拳匪盤踞內外過十萬人凡言用
兵不便者皆貳害之李鴻章陰避其鋒留上海
觀變京師陷中外皆_逃頭望和當時能主持和局
者非鴻章莫屬遂命為全權大臣與奕訢榮祿
同入京議款許便宜行事榮祿至敵人不納奕
訢雖親臣威望去鴻章遠甚鴻章既受命朝局
始有轉機都人皆置酒相賀

行殿淒涼傍五台流民滿地況兵燹寒天半臂官衣

薄恰喜青州貢幣來

山西大旱之餘益以兵燹百姓流離商販不至
雨宮抵太原上方服用猝不及辦適山東貢錄
一報二百匹始製冬衣

痛哭聲高動雨宮八千子弟盡英雄未遂祖逖收京
洛先送蠻佗霸粵中

江蘇巡撫鹿傳霖統勤王兵至山東境逡巡不
前聞京師陷雨宮西走乃率所部趨山西謁
太后於行在伏奏痛哭移時言乘輿播遷皆臣
等赴援不力之罪今當速避其鋒俟諸吏自相

攜貳倦而思歸徐圖恢復 太后大喜即日遷

兩廣總督

千里隨塵旅夢愁邊牆隱隱月如鉤何人密贊西遷
計先付閩中託鄧侯

甘肅藩司岑春煊初統甘軍五營入衛自陳新
募之兵不能當前敵有詔令駐張家口防俄未
行而通州陷倉卒走昌平越二日兩宮過南口
率所部二千人赴之行從至太原太原寒瘠又
逼迫直隸車駕不敢久留徙鹿傳霖計再幸西

安先簡春煊為陝西巡撫經營關中以待留傳
霖參決機務改用陶模督兩廣

北院霜淒萬瓦寒帝居猶是古長安雙鷄自足充公
膳莫作郊園駐蹕看

西安有南北二院北院巡撫所居南院總督行
館也御駕至秦即以北院為行宮行宮頗狹隘
唯終南仙館植有花木上於龍朝之暇時游眺

其中

太后駐頤和園時內務府每日報銷千金宮中

供奉在外秦地苦寒採辦不易麥春煊設支應
局派鹽法道胡延為督辦每日上供限二百金
膳房唯日進母鷄四翼鮮豚四蹄而已

聞說西師逼大梁兩河諸將整戎防君王病起求蘇
合始悔當時用姑蜷

敵人據守都城分兵四出北由昌平出居庸關
直抵張家口東守榆關西路保定正定下兵護
鹿窺井陘南由河間下大名歷經青蘆寧祁
州新樂行唐東光等地聲言進逼河南斷南北

餉道

太后

憚詔曹元祥以兵三千扼潼關

程文炳守彰

德

余朝貴守衛輝言者劾格長而引

虎自衛不可特遂移余蔭霖撫河南而令固原

提督鄧增陝安鎮總兵姚文廣各率所部回任

裕長調撫湖北卒於途蔭霖旋以家業牽連罷

職

自別先皇謝翠翹老身雖在亦無聊漢家伏臘無

人問悲對朝官看黑貂

兩宮既去惠妃收歛朝寶物及傳國璽扁置一

宣坐卧其中私語御嬪曰吾當視此為存亡脫
有變即舉火焚之無令汚賊手已而和約成當
用詔賣崑岡監視內監入請妃不允曰天子蒙
塵詔書不辨真偽崑岡入具述和議始末妃見
崑岡朝服襲貂知朝臣無恙驚喜拭淚因以璽
授之詳詢夷情且悉兩宮消息時十二月臘盡
城市寂然五城出示令各商店張幌換桃符莫
有應者

輪臺遺恨古今同六事何曾肯責躬讀到奉天哀痛

詔令人翹望陸宣公

兩宮既達西安皆言宜下詔罪已樞臣模擬不敢歸於上繼云禍亂之萌匪伊則朝夕而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心無泄沓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讀者皆掩口而笑

一丸泥可塞函闕杜寧聲聲喚帝還喚得帝還啼血盡空留儀羽落人間

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聞聖駕由太原幸西安有久居之計合疏力諫疏云自古國家多難

之特亦有遷都之舉然必須敵人不能懸軍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戰始能立國圖存今日聯軍謀堅勢衆實與古來不同況陝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來屢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為鄰新疆近逼強俄甘肅尤為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各國方以新勝之師聯合圖進我能往彼亦能來不畏數萬里之海豈畏數千里之陸恐山川之險未可憑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今日幸陝之舉議

者必以咸秦中遠隔海內有黃河潼關為險

限關為險

隘可守不知古今兵事實有不同八國環攻與

一國構兵又不同今日戰鬪須憑槍力守禦須

憑礮力潼關同州等處之黃河僅寬四五里愈

上愈狹外國陸路行營快礮七生的口徑者及

八九生的口徑用馬拖運者可擊七八里新式

長田鷄礮可隔山遙擊數里中國皆無僅憑土

礮小洋礮豈能守河守關各省搶少彈缺自造

無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運道必然梗阻不過

數戰禪子即聲雖有忠義單民徒手以難擊敵
蓋一國則深入難八國則接濟易此陝省拒敵
之艱也又查外國通例凡係有和約之國必駐
公使若其國為公使所不能駐者即不視為與
國一立和約即使遷都陝西各國肯允亦必各
遣公使來陝駐劄經此次變故以後使館必派
洋兵保護距海愈遠洋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
隸一路各節節皆駐重兵是無論遷都何處必
有使館洋兵徒使中原數千里皆為洋兵盤踞

此陝省遷都之難也自此疏出天下相爭傳播
東南人心稍定北京留守諸臣亦耽名力請回
鑾羣小挾雨宮為重者始有懼色

萬國通商我鬻官補瘡終恨內難割闊中未可居奇
貨且作斜封墨敕看

陝西大饑較河東尤甚斗米值錢二千市屠雜
死人肉鬻之岑春煊奏辦賑捐例銀視舊章減
八成山東以兵餉不繼又奏設奉防捐李鴻章
入奏設順直善後捐由是州縣親民之官無不

以贊得矣

子思棄甲來歸國氣徒依然傲五侯滿座貉蟬門客
盛拜官終是爛羊頭

榮祿盡喪其軍奔遼行在復執朝權陳澤霖吞
沒軍餉十餘萬榮祿初欲奏劾澤霖大懼潛遣
人代為緩頰因以前敵裏失聞陳夔龍貽穀譚
啟瑞胡廷樊增祥皆其幕賓榮祿既入西安即
擢夔龍為河南布政使譚啟瑞為潼關道延為
西安知府增祥由渭南知縣不二年徑升陝西

臬司內廷機要文字皆其模擬

百年古寺長蒼藤亂後無家去訪僧細檢譜紳疑鬼
簾舊友唯有一孫登

時倉庫衙署皆被敵兵盤踞獎勵檢校留京員
數借柏林寺為公所漢員到者百餘人皆燕服
徒行相對唏噓無後復五陵裘馬之態吏部舊僚
唯見猿培元一人而已

監軍持節駐瀛臺美矣君哉禁殿閑回憶漢廷徵侍
子合肥丞相淚盈顛

列國合從兵俄羅斯外英五千五百人法五千
人德七千五百人美一千七百五十人義二千
五百人奧二百五十人總二萬八千五百人襄
其軍為聯軍推德將瓦德西為總統駐節瀛臺
擅用乘輜者鴻章曰兩宮雖播越在外門則猶
勸令乘轎者鴻章曰兩宮雖播越在外門則猶
是也吾何敢因泣下

骨肉流離賦土哀拜龍心事阻塞台東方餓死相如
渴難得監河貸粟來

雨宮倉皇出走城內官民數日後始知消息以
故從者寥寥八月初有詔令六部大臣領司員
赴行在諸臣身陷兵閭百物蕩盡十室九木舉
火劉坤一等合各省太吏捐二萬五千金救之
受者大悅

萬死刀兵痛哭場忽傳南海迷航管寧卑帽歸遼
左杜甫麻鞋達鳳翔

自海道不通山東河南盜賊蠭起南人官京朝
者皆阻隔北方極瑣尾流離之苦上虞商人潘

炳南倡義捐三千金設教濟會推郎中陸樹藩
為首天理寺少卿盛宣懷復設東南救急會迎
被陷京官悉歸上海或送達行在於是南人出
京者近三千人皆蓬生還之望矣

松杏山河戰血紅艱難一旅起遼東不堪面受西鄰
責恰與當時七恨同

聯軍之入都也俄人願得地日本慕之英吉利
欲保商務亦不許德從英法從俄美利堅調停
其間乃許我和加我四大罪孽之盟書一殺克

林德一攻使館一發西人墳墓一殺移山彬云
此皆非禮義教化之國所為其要索大綱凡十
二款不許增損一字

萬民欲食王倫肉六國爭求鼈錯頭十萬橫磨如可
恃石家謀主早封侯

驛軍索首禍八人載滿而外曰載勦曰載瀾曰
剛毅曰英年曰趙舒翹曰軌賢必欲生至其頭
始許議和剛毅已前死聞喜敵疑我誰許予尸
驗之竊輒賢於邊削英年趙舒翹職載滿隨董

福祥走寧夏載勦載灝皆禁錮終身日人為之
言於各國請貸其死英德法均不許曰不殺載
漪毓賢是師出無名也

藩遼舊是興龍地一割何殊失股肱留得嫩江衣帶
水玉魚淒絕拜諸陵

俄人增兵滿洲過八萬誘盛京將軍增祺立私
約十二條以授使臣楊儒脅我燬礮臺繳單械
設俄官駐奉天如將軍制事皆闕白而行南中
士論大譁張之洞劉坤一陶模力爭初約章未

出時俄人復書許歸我滿洲不侵中國主權至
是計無所出乃援前說再致書俄皇曰前得還
書仁人之言大君之度具形楮墨慚感實深嗣
由楊儒遞到約章逐細尋繹似中國主權尚未
能保全無礙蓋國書君之言也約章廷臣所議
也夫患預防者謀臣之忠而恤鄰仗義者大
君之仁敵國東三省業經失守仍以見還朕圖
報不遑但可免從何忍異無如東三省主權
一失各國皆從而生心中國將無以自立大皇

帝欲力固和局而尚不免各國籍口分爭度必
不見出此也前此之衅朕知過矣今日之事唯
大國實保全之俄皇得書即^印不報即而英日皆請
廢約俄人迫於眾論不欲與各國為仇始許廢
約再議

開禧節相好談兵死後頭顱萬里行說到晉陽心胆
碎還將蠶語陷西平

毓賢遣戍至蘭以敵人於總署搜得毓賢誘殺
教士密疏故有旨令陝甘總督誅之布政使李

廷蕭由山西調甘肅賢舊僚也賢將死悲念後

事求贊於廷蕭不得遂發憤罵曰太原之事皆
汝贊成我死行及爾財帛寧可守耶廷蕭乃大懼
因仰药死前山西道府以下與賢連坐者凡二

十餘員

碟鼠張湯酷吏才緒衣垂涕望三台鏡中總覺頭顙
好生奈何曾肯自裁

袁許五人之被害皆徐承煜監視行刑敵兵執
承煜指為匪黨欲誅之李鴻章為之請於各國

公使曰五臣之死諸王公鍛鍊成獄以付刑曹

今殺承煜償之於法不公無以服天下公使覆

書詰問白蓮教事李鴻章無以答日人柴五郎知

其故私勸承煜自裁承煜辭以父死未葬時啟

秀與承煜同擊一室啟秀屢欲自經輒為承煜

所覺解譬百端曰和議垂成我輩寢久辱耶後

卒同斬西市

南內淒涼話劫餘識兒撞壞好家居秦中自古多遺

真重見鰐鯨載鮑魚

太后居南院追念被戮諸臣顧左右曰去歲匪
亂初起載勦載灝自誇近支王公謂大清國天
下不能送與鬼子殿前狺狺爭辯無復上下等
威惟趙舒翹畧曉事但涿州覆命時不應以拳
匪無能為亂欺我因泣下霑襟舒翹之賜死也
命岑春煊監視初服鴉片煙不死即在金稍輞
轉牀褥間人不即死懿旨令申刻覆命已薄暮
逾限矣乃捨紙蘸火酒塞鼻掩衾而斃之情狀
極慘英年先一日監斃載勦賜死蒲州載漪載

淵以宣宗嫡孫免死竄極邊永不釋囚

封椿庫燬散錢刀郿鳩燈寒驗董逃又括金贈充歲
幣孔桑言利折秋毫

敵兵既括庫幣而火其署人搜索諸王公邸第
禮王隻爵十餘世入關以來賣賜累萬萬皆為
所取前江西巡撫德馨以貪婪落職奪金回旗
悉窖而藏之至是出無車隆冬猶衣薄綿八國
兵更調往來凡私宅羅掘所得百倍於公帑和
議成償款並子母計過九百兆各省大吏私償

教堂產業亦不下千萬舊司農十年所入不足
以抵之國債之鉅通地球無與較矣

秋風虎纛擁元戎渾水尋盟再造功一十九人齊歃
血奉禪毛遂是英雄

和約既定十二款悉如所請李鴻章舌敝唇焦

外受諸夷恫喝內遭朝旨駁詰閱時半載始克

諸乃按所索各款分別照會各派國而醇親王

出使德代表朝廷惋惜克大臣之意並於遇害

處所建立碑坊二首禱諸臣及外省獲咎官員

照所定罪名懲辦奉匪滋事各城鎮概停考試
五年三日本書記生被害派戶部侍郎那相為
專使謝過四給銀二百萬兩為各國墳塋建立
藩塋雪悔之碑五禁止軍火進口二年六賠款
四百五十兆兩限三十九年分還以四釐行息
海關抵前債賸餘及新增功實值百抽五各稅
貨價不足並以常關鹽課等之七招充使館地
界盡逐界內居民一切防守由各國自主常留
兵隊保護八由京師至海道各礮臺一律削平

九黃村郎坊楊村天津運糧城塘沽蘆臺唐山
灤州昌黎縣秦王島上海關等處許各國駐兵
以保京師至海通道十各省督撫大吏暨有司
各官於所屬境內保護不力者革職永不叙用
民人有猖會與諸國仇敵者斬頒嚴旨布告各
府廳州縣十一改修北河河道由諸國董理中
國派員會辦每年付銀六萬兩黃河浦設局修
理該局經費預估二十年每年用銀四十六萬
兩半歸中國半歸洋商十二改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為外務部各國使臣入覲內府備祿綏大
轎加黃擣往迓祇景蓮門易椅轎至乾清門外
階前降輿設宴在乾清宮皇帝躬親入座於

是畫諾成盟歸我侵地撤兵達天津是役也鴻
章屬條周馥蔭昌皆與有勞徐壽朋洞悉夷情
往來爭論鴻章倚之如左右手其功尤不可沒

云

林從寬上說搔除匕首登壇計已疎願與單于捐細
故論交猶是尉佗書

初 上聞德使被戕痛哭請於 太后曰 民
萬不可恃今公使被害大違公法敵騎旦夕踐
都城亡無日矣請乘今致書道歉異時或有轉
圜之地 太后深然之六月初七日令自總署
為書致日本云中國與貴國唇齒相依而邦交
至篤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之事朝廷防患
不周正深惋惜下令掣止而各國因民教仇殺
致疑朝廷袒助竟爾攻占大沽砲臺於是兵釁
驟開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大勢東西並峙

而東方祇我兩國支持其間彼爭雄西土虎視
耽耽者其注意獨在中國哉而萬一中國不存
恐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亟應暫置微
謙共維全局現在中國籌兵禦匪應接不暇排
難解分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為此閉城布臘肫
功致書誰冀設法籌離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
惠賜德音不勝激切盼望之至時總署總理大
臣為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等戴漪責其輸情敵
國大憾之至是八國議和日本力持和平此書

之力也

口吃由來善著書子雲才調比相如出山便脫西征
節韋負當年賦遂初

工部主事夏震武初以越職言事忤朝貴乞終
養歸讀書山中誤述甚富袁昶官薦湖道時延
掌書院不就兵部侍郎文治慕其名嘗單騎造
訪拒不見至是聞北京陷雨宮蒙塵奔赴行在
上中興十六策樞臣鹿傳霖大偉之旋自請使
俄爭東三省和約保吏部主事洪嘉興道員許

璉為隨員 太后不許令往北京參和議震武
大失望復上書請斬王文韶指為漢奸朝廷責
其狂妄擬發遣傳霖極力營救遂削職歸

驢背集卷四